

南洋学会四十五周年纪念论文集

南洋与中国

李 励 图 主 编
陈 荣 照
南洋学会丛书第廿八种

南洋与中國

南洋學會四十五周年紀念論文集

潘宇魁
書

李勵圖 陳榮照 主編

南洋學會出版

1987

南 洋 与 中 国
——南洋学会四十五周年纪念论文集

主 编：李励图 陈荣照

出 版：南 洋 学 会

承 印：盛艺艺术中心

WINCRAFT (PRINTING & PUBLISHING)

126, Joo Seng Road, #04-12, Gold Pine Ind. Bldg.,
Singapore 1336. Tel: 2892829

总 发 行：**SOUTH SEAS SOCIETY**

P.O. Box 709

Singapore 9014.

书 号：ISBN 9971-936-08-9

版 次：1987年3月新加坡第一版

定 价：新币10元

(外国以美元计算)

版 权 所 有 • 不 准 翻 印

FOREWORD

Forty-five years ago, on the seventeenth of March, the South Seas Society was born without any fanfare. A seven-member Council was elected to run the Society, one of whom, Professor Yao Nan, is still with us today in Shanghai. Three months after its foundation, the maiden issue of the *Journal of the South Seas Society* appeared. It was edited by Professor Hsu Yun-ts'iao, who single-handedly was responsible for the publication of the first thirteen volumes (1940-1957), and for making it one of the most respected journals on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in the region.

The Pacific War broke out not long after the Society was founded. Although the Society's activities in Singapore (then known as Shonan Island) were suspended, some Council members who had evacuated to China before the arrival of the Japanese continued the Society's activities by launching the South Seas Society Monograph Series (China), of which a total of nine volumes were published during the war years.

After the cessation of hostilities, the Society returned from Chungking to Singapore. In August 1946 a new nine-member Council was elected and the first post-war volume (Volume 3) of the *Journal* was published. But it was in 1948 that the Society reorganised itself into its present form with offices of Chairman, Vice-Chairmen, Secretary, Treasurer and Councillors. The first Chairman was Mr Tan Yeok Seong. However, he served only a year (1948), to be succeeded by Mr Liu Shih-Mu (1949-1952), Mr Lim Kheng Lian (1953-1954) and Mr Wong Tok Sau (1955-1957). There followed a twelve-year period of rapid expansion when Mr Hwang Man-Shih (1958-1963) and Mr Lien Shih-Sheng (1964-1969) were Chairmen for six years each. The South Seas Society Monograph Series (Singapore) was launched during their tenure of office, and the Society adopted a high profile in the academic and cultural activities of an equally rapidly developing Singapore.

I was elected Chairman of the Society in 1970 for two years, to be succeeded by Mr Wong Tok Sau who briefly returned to head the Society for the years 1972-1973. However, he resigned before the completion of his term of office, and since 1974 I remain as Chairman of the Society. During my term of office, grateful acknowledgement of the contributions of Mr Hwang Man-Shih and Mr Lien Shih-Sheng to our Society was made through the publication of two Commemorative Volumes in their honour.

An academic society is distinguished by the quality and quantity of publications which it produced. Quality is admittedly more difficult to judge, but as regards to quantity, the Society had, by any standards, been highly productive. As at 1985, a total of forty volumes of the *Journal of the South Seas Society* (1940-1985) and fifteen volumes of the *Review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970-1985) were published. In addition, four volumes of the *Southeast Asian Journal of Educational Studies* (1982-1985) were launched. As regards our South Seas Society Monograph Series, nine volumes were published in China (China Series Monographs 1-9) and twenty-four volumes were published in Singapore (Singapore Series Monographs 1-24). Other publications to-date include South Seas Society Occasional Publication Series 1-3, Commemorative Volumes 1-2, Individual Members' Series 1-2 and a volume of *Population of Singapore 1970: A Census Atlas*.

The South Seas Society is a non-profit making, voluntary and academic organisation. It has no premises, it has neither income nor endowment. Funds for its activities come exclusively from members' subscriptions, sales of publications and donations from well-wishers. As is well-known, academic publications do not sell well. Hence we are almost wholly dependent on our supporters for assistance -- and here we are extremely fortunate to be able to count on the generosity of friends such as the Lee Foundation, and more recently the Tan Kah Kee Foundation, in times of need. To them, and to many others who have in one way or another supported us, we are indeed grateful.

December 1985

Gwee Yee Hean
Chairman

目录

序	魏维贤	I
中国和缅甸历史上的文化交流	陈炎	1
关于范仲淹评价的几个问题	林徐典	57
北宋与西夏关系之探讨 ——兼论范仲淹御夏之策略与功绩	陈荣照	65
越南文明开化之步骤 ——阮长祚与陈仲金	陈荆和	99
新加坡与中国大陆的经济关系	李绳毅	117
印尼武侠小说概论	廖建裕	141
甲政曾振耀考	庄钦永	187
Changes in the Hong Kong Family	S. C. Fan	195
Notes on the Chinese Community at Ambon — Epigraphic Evidence and Present Conditions	Wolfgang Franke	203
Opium Smoking in the Chinese Community in Singapore and Malaya 1848-1911	Yen Ching-hwang	215
附录		
中国与新加坡对东南亚研究的相互促进 ——祝南洋学会成立四十五周年	姚楠	241
南洋学会的回顾与前瞻	林我铃	247

中国和缅甸历史上的文化交流

陈炎*

一、概述

缅甸，中国史书汉称掸国、唐称骠国、宋称蒲甘、元称缅甸、明始称缅甸。位于中南半岛西部，为半岛上面积最大（67万平方公里），人口众多（约3千5百万）的国家，同中国是山水相连的亲密邻邦：喜马拉雅山余脉自我国延伸入缅，分东西两支逶迤南下，形成西部的阿拉干山脉和东部的掸邦高原，为其东西两大屏障；萨尔温江和伊洛瓦底江都源出我国，流经缅甸入海，为其自北向南的两大动脉。它们滋润着我们两国美丽而富饶的土地，哺育着我们勤劳而勇敢的人民。伊洛瓦底江犹如我国黄河一样，是缅甸古代文化的摇篮，它的中下游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是缅甸人民赖以生息的“鱼米之乡”；也是历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中缅两国有长达两千一百多

* 北京大学东语系教授。

公里的国境线，又有山山相依，水水相连的自然通道，自古以来就把我们两国连接在一起，成为两国之间友好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的纽带。诗人常用民族同源、山水相连来歌颂我们两国的情谊，就象伊洛瓦底江那样川流不息；喜马拉雅山那样万古长存！缅甸诗人写的《缅中友好歌》第一句就是：“中缅边境连边境，又是兄弟又是亲。”唱出了两国兄弟情谊，非同一般。

缅甸又位于亚洲两大文明古国——印度和中国之间，上缅甸自古是中国通往印度、阿富汗乃至欧洲罗马的陆上通衢；下缅甸又是中国古代航行到东南亚、南亚和西亚各国的海上中转站，地处东西交通要冲，在沟通东西方的友好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中，起过重要的媒介作用。

中国是文化灿烂、历史悠久的古国，很早就有用文字记载中缅两国互相交往的史书。从秦汉到明清的历代文献中，保存了许多珍贵的史料。从目前已经找到的古籍，总数在148种以上，摘录出来的资料达百余万字。内容丰富涉及到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

中国古籍中，有关缅甸的记载，主要出自历代正史、官方文书、官员奏折，当时人所写的游记、史地著作和地方志等。其中，有不少是第一手材料，有很高的史料价值，特别是宋代以前，缅甸国内保存的原始史料不多，因此，我国古籍中有关缅甸和中缅关系的记载，引起了中外学者的重视，常被他们反复引用。缅甸的史学工作者更认为中国人民保存这样丰富而有价值的史料，是两国人民的共同财富和文化遗产。他们为了使祖国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能更加发扬光大，现正集中力量致力于翻译和研究，考证中国的古代文献。

中缅关系既如上述这样密切，而随着中缅友好交往的日益频繁和两国友谊的不断增强，我国人民迫切要求对缅甸各方面

的了解，特别是对两国文化交流史的了解。我国至今尚无一部《中缅关系史》的专著，有关两国文化交流的历史，前人更没有留给我们什么遗产。有鉴于此，我就写了这篇拙作，只是抛砖引玉，限于时间和水平，错误在所难免，望读者不吝指正。

二、从两国的“胞波”情谊说起

在缅甸民间流传着许多关于中缅两国之间友好的神话故事。据说在远古时代，有一龙公主与太阳神相爱，结果生下三个龙蛋：一个破裂后变成了一块宝石，所以缅甸盛产宝石；一个孵成了女孩，并由许多神仙把她送到中国，后来成为中国的皇后；另一个孵成了男孩，后来就成为缅甸有名的国王——骠苴低①。

这一神话说明了中缅两国人民都是太阳神的后裔，是一母所生的同胞。因此，它为我们提供了进一步探讨中缅两国之间友好关系的渊源和线索。例如缅甸人民为什么自古以来就称中国皇帝为“乌（念 Wu）底巴”（缅甸语“乌”就是“蛋”，“巴”就是“生”，意思是“同为蛋生”，也就是“同母所生”）；又为什么现在缅甸人民一见到中国人就用缅甸语亲切地称中国人为“胞波”（缅甸语意思是：“一母所生的同胞”）或“瑞苗”（缅甸语意思是：“亲戚”）。我们知道前面介绍的这个故事之后，对上述这些亲切的称呼就不难理解了。可以认为这就是“胞波”友谊的由来。

不仅如此，这个神话故事还有力地驳斥了西方资产阶级学者对“乌底巴”这个称呼的所谓“考证”。比如英国研究中缅关系史的巴克先生，竟把“乌底巴”中的“乌底”说成是汉“武帝”（Udi）的对音。而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则把“乌底巴”说成是吐蕃（今西藏）授予南诏（今云南大理）国王异牟寻的

梵名“日东王”（Udayā）的译音^②。其实，缅甸称中国皇帝为“乌底巴”在这以前早就开始了。他们不懂“乌底巴”这个典故的由来，于是无中生有，从而曲解了中缅两国人民之间的“胞波”友谊的真实内容。

我们中国人民十分珍视这个象征我们两国人民兄弟情谊的故事。今天，我们的诗人和文学家都喜欢用“胞波”和“瑞苗”这两个亲切的缅甸词汇做诗写文章，来表达中缅两国人民之间的“胞波”情谊。例如陈毅副总理生前写的《燕子湖边》和《在下关宴缅甸友人》等诗篇中，一再引用“瑞苗”和“胞波”^③。诗人赵朴初在为中缅边界条约志庆时也有“尽边界缤纷花雨，好邻居世代‘胞波’”的诗句。我国作曲家时乐蒙，还谱写了一首《中缅两国是‘胞波’》的歌曲。今日“胞波”已经成为两国友好关系和文化交流的代名词了。

据考古学家莫里斯的研究，1930年在叻外（今称马圭）县德马多河发现的石斧、石楔、石凿和在东彬发现的小圆石器，同我国周口店出土的石器很相似；又在上下亲墩县和在瑞波县境内出土的环石，也同中国的仰韶文化新石器相似^④。他还认为在缅甸掸邦境内发现的铜器和青铜器，经分析鉴定属于青铜器时代晚期和铁器时代早期，主要是受中国青铜文化的影响，其铸造青铜器的技术，是从中国传入的^⑤。上述在缅甸出土的石器和青铜器，都收藏在英国博物馆东方古物部。它们是中缅两国人民在新石器时代和青铜器时代就有了文化联系的历史见证。

再从缅甸各民族的起源来考察。根据出土文物、古代文献和各民族语言等方面的研究，中外学者都认为，现在定居在缅甸境内的各民族，并不是本地的土著民族^⑥。他们大都在史前就从我国青藏和云贵高原先后迁入缅甸境内。按他们的语族大

致可归纳为以下三大类：

一、孟—高棉语族：主要为孟族（在缅甸亦称得楞族）、崩龙（在中国境内现称得昂族）等族。他们在史前就自我国云贵高原迁入缅甸，是最先移居缅甸的民族。

二、藏缅语族：主要为缅甸族（骠族）、克钦、拿戛、钦、傣傣等族。他们自公元前九世纪后，就陆续自青藏高原迁入缅甸。

三、侗泰语族：主要为掸族（在我国境内称傣族）等族。他们约自公元前六世纪后，陆续自我国云贵高原迁入缅甸^⑦。

上述语族说明了中缅两国各民族的语言文字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如缅甸语和汉语同属汉藏语系，在音缀、语法结构和词汇音义上，有些地方是相同的。如汉语和缅语都称兄为“哥哥”或“阿哥”，其音义完全相同。又如我国西南兄弟民族如藏族、景颇族等和缅甸境内的缅甸族、克钦族、克伦族所用语言均同属藏缅语族；我国西双版纳一带的傣族，和缅甸境内的掸族则同属于侗泰语族。就他们所使用的语言文字来看，从发音、语法结构到词义，都有很多相同之处。今天在缅语中还借用大量的汉语。例如：人力车、筷子、豆腐、荔枝、油炸桧、唐舡（帆船）舡板等。我们知道，语言是“千百年来社会历史全部进程和基础历史进程所产生的”^⑧。它又是人们互相交际、交流思想达到互相了解的工具。因此，中缅各族人民之间，语言文字的关系如此密切决不是偶然的。它是两国人民长期交往的历史发展和文化交流的结果。今天，居住在两国边境的兄弟民族，有的不但说同一种语言，而且穿同一种衣服，喝同一条江的水。正如陈毅副总理生前写的《赠缅甸友人》诗中所说：“我住江之头，君住江之尾，彼此情无限，共饮一江水……”^⑨。难怪缅甸朋友都说，中缅两国各族人民同出一源，自古以来就

是亲兄弟。也可以认为这是探讨中缅两国文化交流历史渊源的又一条线索。

三、秦汉时两国文化交流的开始

缅甸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远在公元前就成为我国西南通往印度乃至欧洲的陆上途经要地和海上交通的中转站。这两条衔接亚、欧、非三洲的大动脉，不仅对促进中缅两国的文化交流，而且对世界文明和人类历史的进步，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下面就谈谈传播东西方文化的这两条渠道：

一、蜀一身毒道：它是我国西南地区，古时对外交通途经缅甸到印度的商道，起自盛产蜀锦的四川成都，经云南西部的大理、永昌，通往缅甸、印度等国。

秦汉时，在中缅边境今腾冲一带有个乘象国。据《史记·大宛传》记载：“名曰滇越，而蜀贾奸出物者或至焉。”这就是说四川已经有民间商人私自到此经商。又据《史记·西南夷传》卷116记载：“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博望侯张骞使大夏（今阿富汗）来言居大夏时，见蜀布、邛竹杖。使问所从来，曰：“从东南身毒国（印度），可数千里，得蜀入市，或闻邛西（今四川西昌地区以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国。”说明四川的民间商人不仅在中缅边境的滇越国经商，而且已从这里途经缅甸到印度做买卖。可见四川经滇缅到印度已经有了商道。因此，张骞回国后，就向汉武帝建议想用官方力量打通这条蜀——身毒道^⑩。虽然官方的努力失败了，但四川的民间商人，正如文献中所说，早已到印度经商。可见这条商道在民间是通行无阻的。张骞在大夏见到的“蜀布”，我认为很可能是四川的名产“蜀锦”或“夏布”。（因为当时还没有棉花，不可能

是棉布。)事实上,中国的丝绸至迟在公元前四世纪已传入印度^⑩。公元前二世纪,不但传至今印度,而且已传至阿富汗了。

哈威《缅甸史》记载,公元前二世纪以来,中国以缅甸为商业通道:“循伊洛瓦底江为一道;循萨尔温为一道;尚有一道循弥诺江(今亲墩江 Chindwin R)经曼尼普尔(Manipur)乘马需三月乃至阿富汗。商人在其他以中国丝绸等名产,换取缅甸的宝石、翡翠、木棉;印度的犀角、象牙和欧洲的黄金等珍品。”^⑫这是中国丝绸从陆路传入上缅甸,然后再从缅甸传入印度、阿富汗乃至欧洲的外国史料。它和我国上述文献记载张骞出使大夏的年代、地点和路线,不谋而合,可以互相印证。又《后汉书·哀牢传》说,哀牢地区“出光珠、琥珀、翡翠、琉璃、轲虫(即海贝)蚌珠。”这些都非哀牢土产,而是缅甸、印度的特产,很明显是从缅甸、印度传入的。此外,我们还可以从出土文物得到旁证。从云南晋宁石寨山滇王墓葬和李家山等汉代墓葬中发现的大量琉璃、玛瑙、玉石和海贝(古代用作货币)以及在腾冲八里宝峰山下核桃园中发掘出汉武帝铸造的五铢钱千枚。考古学家认为这些都是中、缅、印商人,在此通商时,互相贸易交换,遗留下来文物的佐证。这条最初以传布丝绸为开端的商道,现被称为西南“丝绸之路”^⑬。这条丝路起自我国西南,途经缅甸、印度然后一直西行至阿富汗与西域“丝绸之路”在木鹿(Merv今苏联境内的马里)相汇之后,两者合为一道,直通欧洲的地中海。这是一条横贯欧亚两洲,沟通中西交通的大动脉,它对促进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曾经作出过重大贡献。

二、南海道:中缅两国的海上交通也开辟得很早,根据《汉书·地理志》下“粤地”条记载,从我国雷州半岛(今广东徐闻、广西合浦)航海到印度的黄支国(今康契普拉姆)要

经过都元国、邑卢没国、谶离国和夫甘都卢国。其中除都元国和邑卢没国外，据中外学者多数人的考证，上述国家都在今缅甸境内沿海一带^⑭。记载中还提到这些国家在汉武帝时（公元前140—前87年），常来献见。中国海船带去大量黄金、丝绸交换这些国家的特产：明珠、璧琉璃和奇石异物。早期的航海是沿海岸而行的。因此，缅甸的萨尔温江和伊洛瓦底江三角洲一带，古名苏伐那斯（Sobanas）港^⑮就成为中国通往印度的必经之地。这就是说，至迟公元前二世纪，我国的丝绸已经通过陆路和海路，先运到缅甸，然后再从缅甸转运到其他国家。这条途经南海传播丝绸的海路，就被称为南海“丝绸之路”^⑯。

最初，中国丝绸的外传，只是作为在经济上互通有无的商品，后来逐渐发展成为与政治、外交、宗教、文化乃至人民生活 and 增进友谊都发生了密切关系的媒介，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⑰。我国西南自古盛产丝绸，主要是通过缅甸向外输出的。如果说中国的丝绸向外传播，是我们祖国对世界文明的伟大贡献。那么，其中就有缅甸的一份功绩。这是中缅两国人民的光荣和骄傲！

中缅两国的陆海交通和贸易往来，虽可上溯到秦汉，但仅以民间为主，规模也不大。到公元69年设永昌郡后，有了更大的发展。当时的永昌地处中缅边境，特产丰富、商业发达、内地商旅云集，具有“金银宝货之地，居官者富及屡世”之称。开辟永昌郡正是为了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

设永昌郡后，不仅促进了两国边境人民的贸易往来，也为两国建立邦交和文化交流创造了条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置永昌郡不久，就有所谓“永昌徼外”，也就是在今缅甸境内的一些国家纷纷派使节来我国通好。据《后汉书》中《西南夷传》、《和帝纪》和《袁牢传》等记载，公元94年“敦忍乙王莫延

慕义遣使译献犀牛大象”；公元97年“掸国重译奉献”；公元107年傜僇部族“献象牙、水牛、封牛（双峰黄牛）”；公元120年掸国王雍由调“献乐及幻人（杂技演员）能变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马头；又善跳丸、数乃至千。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掸国西南通大秦。明年元会，按帝作乐于庭，封雍由调为汉大都尉。赐印绶、金银、彩缯（丝织品）各有差也。”；公元131年掸国王又来献见。

据学者们考证，上述这些部落、国家都在今缅甸境内。夏光南先生认为敦忍乙即下缅甸的得楞族（孟族），而方国瑜先生则认为它是“都卢”的对音，似在上缅甸的太公^⑩。关于傜僇部族，我国《史记》、《列子》中都有记载，说他们身高不过三尺。学者们认为可能就是缅甸的原始居民小黑人即尼格黎多人^⑪。学者们更认为上述的掸国就是今缅甸境内的掸邦，曾先后三次来我国通好。特别献乐及幻人，并在首都洛阳作精采表演。他们精湛的技艺受到我国文人学士的一致赞赏。如张衡在《西京赋》中及傅玄在《正都赋》中都对“都卢寻橦”（爬高竿）这个节目作了动人的描述^⑫。李龙在《平乐观赋》中也对“跳丸”给予“临高履索，飞丸跳剑”（踩在高空的绳索上表演技艺）的赞语^⑬。称为“鱼龙之戏”的节目，能变成跳跃的鱼，其吐水作雾更使人眼花缭乱^⑭。这些杂技魔术的输入，丰富了我国文学创作的内容，也在我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直到现在我们还能在汉代遗留下来的石刻画像砖中见到^⑮。

文献中提到这些演员（幻人）“自称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掸国西南通大秦。”这句话很重要，说明掸国使团中不仅有掸国人而且还有“大秦”人。学者们虽然对这个“大秦”还没有一致的定论，有的指罗马帝国；有的指南印度，即《法显传》中的“哒亲”。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就是：不论是

从东方的印度还是从西方的罗马，当时他们随掸国使团来献的音乐、杂技、魔术等文化艺术，都是以缅甸为媒介而介绍到中国的。

随着两国的经济文化交流，两国在政治上也开始发生了邦交关系。“封掸国王雍由调为‘汉大都尉’，赐印绶”，可视为它是中国第一次授予缅甸首领的汉朝官职，也是中缅两国最早建立邦交和汉朝官制、汉字和金石艺术……等传入缅甸的开始。

四、三国、魏晋南北朝、两国的文化交流

公元225年诸葛亮南征，无疑是我国开发西南的重大事件。他把汉族的先进文化传到中缅边境，从而对邻近的缅甸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据《华阳国志》记载，武侯既平滇“……分其羸弱，配大姓为部曲。夷多刚狠不宾，大姓富豪乃劝令出金帛，聘策恶夷为部曲，得多者奕世袭官。”又：“劝诸夷筑城堡，务农桑，诸夷皆自山林徙平原”。上述诸葛亮创立的分兵以配大姓和世袭的土司制度，千余年来，对西南兄弟民族产生了很大的政治影响，并且也影响到邻近的缅甸。缅甸和中国毗邻的掸邦和北部中缅边境一带，至今仍沿袭这个土司制度。诸葛亮劝各族人民“筑城堡，务农桑”，把汉族先进的生产经验、技术和知识传授给西南各兄弟民族。例如《蛮书》中记载的耕田法：“每耕田用三尺犁，格长丈余，两牛相去七八尺，一佃人前牵牛，一佃人持按犁辕，一佃人秉耒。蛮治山田（梯田）殊为精好。”^{②4}值得注意的是，缅甸北部也和我国西南兄弟民族一样，至今仍然沿用这种耕田法。他们也是用三尺犁，两牛中间架一格，

一人在前牵牛，一人扶犁，一人在后下种，与上述记载吻合。又《齐民要术》卷一“种谷”第三云：“地势有良薄，山泽有异宜。”注云：“山田种强苗以避风霜，泽田种弱苗以求华实也”。它和缅甸山区少数民族治山田的方法亦如出一辙。这是两国劳动人民互相学习，并在生产实践中共同总结出来的经验。缅甸历史学家波巴信还说：“缅甸族向南诏（今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吸取了各种文化……。”^{②5}可知自诸葛亮南征，直至唐代的南诏，我国西南各族人民和缅甸各族人民之间的文化，仍在不断互相影响。

今天，关于诸葛亮的传说，还在缅甸境内广泛流传。中缅边境各兄弟民族对诸葛亮都很尊敬。中缅两国各族人民为了纪念他，建有诸葛祠、武侯庙、孔明城。如赵汝适在《诸蕃志》“蒲甘”（今缅甸）条中说：“国有诸葛武侯庙”。朱孟震在《西南夷风土记》中也提到普坎（即蒲甘）城中有“武侯南征碑”。谢清高在《海录》中还说：“摆古（今缅甸勃固）有孔明城……”。另外，王芝在《海客日谭》、师范在《滇系》等书中也都有类似记载。在中缅边境的腾越、永昌一带有关诸葛营、诸葛屯、诸葛堰、诸葛寨、诸葛井、诸葛粮堆、诸葛亮城等名称和遗迹，几乎比比皆是。可见诸葛亮南征对中缅边境各兄弟民族的影响之大以及中缅边境人民对他的崇敬。

魏晋南北朝是佛教在我国传播的极盛时期。而缅甸又是崇信佛教的国家，位于中、印两大佛教国之间，在传播佛教文化上，起过重要的桥梁作用。佛教自汉代就已传入中国。公元一世纪时，著名的印度高僧摄摩腾（亦名迦叶摩腾）和竺法兰两人，据说就是取道缅甸的伊洛瓦底江上游来到中国的。据《高僧传》初集卷一记载，这是中国有和尚的开始，他们在中国翻译了五部佛经，有四部已经失传，仅存的一部《四十二章经》